

論漢譯佛經音樂史料中所體現的人間性

狄其安

上海大學音樂系教授

佛教非常重視音樂的作用，佛教「五明」中的「聲明」包括了語言與音律，其中音律就屬於音樂的範疇。佛陀在人間講經說法的49年中，多次說到了音樂，佛陀所說的音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佛國音樂，另一類為世間音樂，這也是佛教真俗二諦義理在音樂中的體現。

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在他撰寫的著作《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中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降誕世間、示教利喜』的本懷，佛陀所說的一切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也就是佛教的全部。」¹佛陀所講的音樂無論是世間樂還是佛國樂都是為人而講，本文通過分析，對漢譯佛經關於音樂的內容體現的人間性予以論述。

一、音樂在佛教中的地位與作用

音樂在佛教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佛教認為音樂是美好的，可以用於供養佛。在很多佛教經典中都有講述音樂供養佛的內容，同時還有用音樂供養具有無量功德的論述，比如《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卷上寫道：「又舍利弗，若有菩薩常作音樂歌頌佛德，供養如來若塔形像，以是德本勸助學者：『願成佛時，百千伎樂不鼓自鳴，

1.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5月，頁25。

演八法音聞皆欣悅，開發道心悉獲正真。』」² 這段經文中，佛陀對舍利弗尊者講了音樂供養的功德，其中包含兩種類型的音樂，「又舍利弗，若有菩薩常作音樂歌頌佛德」，這段講述的是世間音樂，這裡佛陀所說的菩薩實為世人；「願成佛時，百千伎樂不鼓自鳴，演八法音聞皆欣悅」，這段講述的是佛國音樂，成佛以後的國土乃為佛國淨土。

再比如《悲華經》卷 10 寫道：「爾時，大眾從釋迦如來毛孔中出，頭面禮佛，右繞三匝，住於佛前，以種種音聲而讚歎佛。爾時，欲界、色界諸天，雨種種華、塗香、末香、幢幡、瓔珞、微妙伎樂供養如來。」³ 這段經文指出，欲界、色界諸天有情眾生以種種音聲讚歎佛，用微妙伎樂供養如來。

《分別善惡報應經》中說，以妙音樂供養佛塔，將獲得十種勝妙功德，即：身相端嚴、見者歡喜、音聲微妙、言辭和順、肢體適悅、遠離瞋恚、慶喜多聞、崇貴自在、命終生天、速證圓寂。由此可見，音樂供養佛具有很大的功德。

音樂在佛教的另外一個作用是為眾生開示作比喻，比如《中阿含經》卷 29 寫道：

世尊告曰：「沙門，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汝在家時，善調彈琴，琴隨歌音，歌隨琴音耶？」尊者沙門二十億白曰：「如是，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急，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緩，為有和音

2.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卷上，《中華大藏經》第 9 冊，頁 689 中 6。

3. 《悲華經》卷 10，《中華大藏經》第 16 冊，頁 241 下 18。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九期

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調絃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如是，沙門，極大精進，令心調亂；不極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莫得放逸。」⁴

在這段經文中，佛陀用調絃作比喻，彈琴調絃應該不急不緩，顯然這是佛陀用音樂為弟子開示中道。

再如《大威德陀羅尼經》卷4中寫道：

童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有諸聲。若象聲。若馬聲。若駱駝聲。若牛聲。若驢聲。若騾聲。若伎樂聲。若婦女聲。若丈夫聲。若種種鳥聲。拍鼓大鼓及貝角等種種音樂之聲。及以談話之聲。世間所有音聲者。皆安置篋中。我若須時各於篋中取聲而作。童子。於汝意云何。彼人是正語不。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聲不可取故。聲不可見故。世尊。彼聲不從東方。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不從上方。不從下方。世尊。聲若可見者應有聚積。佛言童子。是音聲雖不可見。而生耳識覺知之相。亦起愛憎。聲不可見。但以聞時而生苦樂。童子。如是如是。以無智故當生苦樂。彼不可見。若不可見彼即無色。若無色者彼應不著。童子。汝莫如是於彼聲中而生染著。謂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⁵

4. 《中阿含經》卷29，《中華大藏經》第31冊，頁646上19。

5.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4，《中華大藏經》第21冊，頁672下5。

音樂雖不可見，但卻是存在的，聲音是通過人的耳識獲取，通過耳識獲取的音樂亦會由心而起愛憎。從這段經文的論述可以明了，聲音不可取、聲音不可見，實質為空，但是聲音通過耳識依然可以覺知，並且通過心識活動而起愛憎，通過耳識與心識所感覺到的音樂是緣起妙有的假現。《大威德陀羅尼經》的這段文字用音樂作比喻，生動而形象的闡述，表達了佛教緣起性空的真諦。

佛陀在講經說法的 49 年中，多次告訴大眾以音樂供養佛，供養者功德無量。同時音樂還被作為弘法利生的工具，可見音樂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與很高的地位。

二、佛經中所說的音樂

由於音樂在佛教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因此佛經中關於音樂的內容非常之多。通過漢譯佛經的音樂史料可以發現，佛陀所說的音樂基本上分為兩大類，即佛國音樂與世間音樂。龍樹菩薩在《中論·觀四諦品》中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⁶ 可以說，佛國樂就是勝義諦在音樂中的體現，而世間樂則是世俗諦在音樂中的體現。佛國樂是建立在世俗樂基礎上的，就如同不了解世俗諦就無法了解勝義諦一樣，在此要說明的是，無論佛國樂或世俗樂，都是佛陀為人而說，所說的對象是人。

（一）佛國樂

佛教中的佛國世界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指存在於宇宙中的他方世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 第 5 品記載：

6. 《中論》卷 4，《中華大藏經》第 28 冊，頁 893 中 9。

爾時光明過十億世界。遍照東方百億世界。千億世界。
百千億世界。億那由他世界。百億那由他世界。千億那由
他。百千億那由他。不可量、不可數、不可思議、不可稱、
無等、無邊、無分齊、不可說、虛空、法界等一切世界。
乃至上方亦復如是。彼一一世界中。百億閻浮提。乃至
百億色究竟天。世界所有一切悉現。如此見佛坐蓮華藏師
子座上。有十佛世界塵數菩薩眷屬圍遶。⁷

按經文所說，除了我們生活的娑婆世界以外，還有著無數個世界，
宇宙是無限龐大、無窮無盡的。

佛經中佛陀多次講到佛國的音樂，比如《佛說阿彌陀經》云：
「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
羅華。」⁸ 這段所說的「天樂」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音樂，亦即佛
國的音樂。《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中，佛陀也說：
「於彼佛剎空中常奏俱胝那庾多百千種樂，雖不現相而聞其聲，
於彼樂中無有貪染相應之聲。唯出諸波羅蜜聲、佛聲、法聲、僧
聲、諸菩薩藏法教之聲。」⁹ 這段經文明確敘述佛國淨土會奏出千
萬種天樂。

不過，佛陀所講的佛國音樂很少涉及具體音樂形態，所描述
的都是音樂風格與音樂的情緒，如《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
經》的「諸波羅蜜聲、佛聲、法聲、僧聲，諸菩薩藏法教之聲」。《悲
華經》中，佛陀也如此講述佛國音樂：

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5，《中華大藏經》第12冊，頁48中17。

8. 《佛說阿彌陀經》，《中華大藏經》第18冊，頁676中8。

9.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卷下，《中華大藏經》第65冊，頁1012上11。

論漢譯佛經音樂史料中所體現的人間性

善男子，彼佛世界諸菩薩眾，常聞佛音、法音、僧音、寂滅之音、無所有音、六波羅蜜音、力無畏音、六神通音、無所作音、無生滅音、微妙寂靜音、因寂靜音、緣寂靜音、大慈大悲無生法忍授記之音、純諸菩薩清淨妙音，常不遠離，聞如是音。善男子，所聞音聲相貌如是。¹⁰

這段經文中，彼佛世界諸菩薩眾所聽的音樂，並沒有具體的音樂形態，而是傳播與表現佛法的音聲，比如「六波羅蜜音」可能就是宣講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的聲音，或者是有音調的宣講。而沒有修鍊到一定果位的凡人，是聽不見佛國音樂的，只能通過觀想來想像美妙的佛國音樂，最典型的是古代留下的佛教壁畫，壁畫中的樂舞圖就是如此。



上圖是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藥師經變」的樂舞場景局部，壁畫兩側是樂隊，中間有宮女婆娑起舞。這幅圖是一幅唐代宮廷中的

10. 《悲華經》卷 1，《中華大藏經》第 16 冊，頁 122 下 13。

樂舞圖，表現出東方淨琉璃世界的天樂。然而世間沒有人去過東方淨琉璃世界，如何表現佛陀所說的天樂呢？世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觀想，通過觀想，認為東方淨琉璃世界的天樂是最美好的音樂，應該和皇帝聽的音樂一樣，因此皇宮裡的樂舞就成為「藥師經變」中的天樂，所以說，壁畫的作者是用世間樂來表現佛國樂。用世間樂表現佛國樂是佛教音樂人間性的體現，世人能夠找到佛陀所講的樂器，那就證明佛陀是依託世間所存在的音樂形態而講，也是為世人而講。

（二）世間樂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¹¹
《六祖壇經》這首偈道出了佛陀講經說法地點是在世間，世人得法而覺悟。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中說：

佛教本來就是佛陀對「人間」的教化，佛陀為了解決人間的問題，所以發願出家，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都是為了增加人間的幸福與安樂，所以「佛教」其實就是「人間」的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陀「降誕世間、示教利喜」的本懷，佛陀所說的一切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也就是佛教的全部。¹²

佛陀是人間的覺者、人間的智者，他講經說法在人間，因此他所講的音樂肯定不會離開世間音樂。

1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中華大藏經》第76冊，頁825下16。

12.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5月，頁24。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說道：「閻浮一切語言法，音聲隨轉無量種，名言訓釋各不同，如是一切咸通達，世間所有諸音樂，歌舞嬉戲及讚詠，言辭辯論適人心，能令見者咸欣悅。」¹³ 閻浮指南瞻部洲，也就是我們居住的娑婆世界，南瞻部洲的音樂就是世間音樂。佛陀在這裡明確地講了「世間所有諸音樂」。

另一部《佛說須賴經》，則講道：

時天帝釋，下從舍衛來至祇樹，於中間化作大殿如忉利天宮，化作七寶樹。於樹下為佛設師子座方圓自副，以若干種繒敷其上，令萬二千伎女羅住其邊，作百種音樂，以為供養佛。佛知大眾具至，即起到大殿，坐天師子座。佛身放光明照天地，空中散華其墮如雨。¹⁴

天帝釋既已來到舍衛城外的祇園精舍，萬二千伎女所作的百種音樂，應也已轉為人間的音樂，成為佛陀周圍的聲聞弟子都能聽到的音樂。

佛陀在說世間音樂時，有時有明確的音樂形態，有些還說到了具體的樂器。比如《妙法蓮華經》卷1〈方便品第二〉的一首偈曰：「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箏篴，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¹⁵ 偈中提到鼓、角貝、簫、笛、琴、箏篴、琵琶、鐃、銅鈸這些世間的樂器，「若使人作樂」，是要求生活在世間的人用樂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28，《中華大藏經》第66冊，頁709上21。

14. 《佛說須賴經》，《中華大藏經》第20冊，頁583下4。

15. 《妙法蓮華經》卷1，《中華大藏經》第15冊，頁516中20。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九期

器奏出美妙的音樂供養佛，「歌唄頌佛德」是要求世人用歌聲供養佛。佛陀在此所說的樂器是世間的樂器，是世人能夠演奏的樂器，而用嗓音演唱歌唄的也是世人。

世間音樂的實質是一種「物理」現象，存在於大自然的任何一種聲音，都是由於物體在空氣中震盪而形成的，因此聲音就是一種物理反應。比如，人講話和唱歌的聲音，就是人的聲帶在空氣中震盪而產生；管樂器的發生原理是人用吹氣的方式，使得吹進管內的氣息與管樂器的管壁發生震盪。世人聽音樂的過程，實為一個由耳識通過大腦了別的過程，由識變現，是虛妄的，因此沒有人能說每個人聽到的音樂是相同的，好比同一首音樂作品，有的人喜歡，有的人則不喜歡。進一步說，有誰能證明每個人聽同一首作品的感覺都是相同的？這就說明世間音樂沒有實像，但也不能因此說世間的音樂是沒有的，應該說音樂是妙有，是一個由緣而起的物理現象。作為真空妙有的世間音樂具有供養佛的作用，寺院法會中演唱的梵唄就是供佛的音樂形式。

三、佛教音樂所展現的人間性

佛陀講經說法 49 年是在人間說的，講經說法的對象是人，佛經中所說的音樂也是對人而說，因此佛教音樂中體現出人間性。

《妙法蓮華經·法師功德品第十九》的一首偈中，佛陀說道：

父母所生耳，清淨無濁穢，以此常耳聞，三千世界聲。
象馬車牛聲，鐘鈴螺鼓聲，琴瑟笙篴聲，簫笛之音聲，
清淨好歌聲，聽之而不著。無數種人聲，聞悉能解了。
又聞諸天聲，微妙之歌音，及聞男女聲，童子童女聲。

山川險谷中，迦陵頻伽聲，命命等諸鳥，悉聞其音聲。¹⁶

在此佛陀說，受持《法華經》並能夠明了法義的人，就能用父母所生的耳朵聽到一切的音聲。這段經文是對受持《妙法蓮華經》的人所說，所列出的鐘、鈴、螺、鼓、琴、瑟、箜篌、簫、笛九種樂器都是由人演奏，尤其是其中說到男女聲與童子童女聲，這就更加明確地表明美妙音樂都是由人奏（唱）出的。

《增一阿含經》卷 24 中佛陀說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承事禮佛有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端正，二者、好聲，三者、多財饒寶，四者、生長者家，五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所以然者？如來無與等也！如來有信、有戒、有聞、有慧、有善色成就，是故成就五功德。」¹⁷

這段經文明確講到「世尊告諸比丘」，比丘是已受具足戒的男性出家人，是世間的人，佛陀告知禮佛的五種功德，其二就是要人（諸比丘）用好聽的歌聲禮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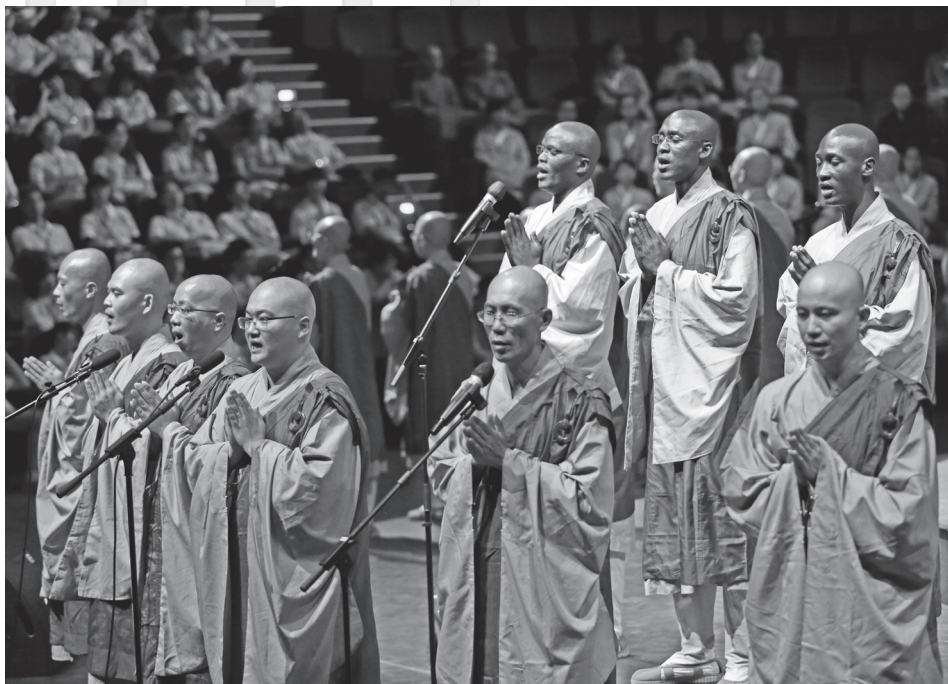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卷下：

供養世尊得何功德。佛告長者。奉華散佛生生端正衣飯自然。燒香芬熏身體香潔名德遠聞。其然燈者天眼明慧不處窈冥。幢幡施者所在富樂財寶無限。上繒蓋者致得屋宅覆蓋不露。音樂倡伎樂佛塔寺及樂一切得天耳徹聽。¹⁸

16. 《妙法蓮華經》卷 6，《中華大藏經》第 15 冊，頁 575 上 21。

17. 《增一阿含經》卷 24，《中華大藏經》第 32 冊，頁 264 上 19。

18.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卷下，《中華大藏經》第 21 冊，頁 9 上 19。



佛經中常提到，應以美妙的音聲供養諸佛。圖為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於佛陀紀念館大覺堂唱誦〈菩提心咒〉。（陳昱臻／攝）

演唱（演奏）音樂的是世間的人，佛陀要世人用美妙的音樂供養佛。長者問佛陀，供養世尊得何功德？佛陀說，演唱與演奏好的供養音樂能得天耳徹聽。

但佛陀也告誡世人，不能過分沉溺於音樂聲中，如果整日沉溺於音樂聲中，就會失去理智。《佛說長阿含經》卷 11：「善生，迷於伎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內早；五者、多羅繫；六者、首呵那；是為伎樂六失。若長者、長者子伎樂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¹⁹ 佛陀此處所說的迷於伎

19. 《佛說長阿含經》卷 11，《中華大藏經》第 31 冊，頁 134 下 10。

樂，就是貪婪享用靡靡之音，這些音樂會通過耳識而進入意識，從而使人喪失意志。

佛陀對音樂的認識是極其辯證的，他認為儘管音樂是美好的，但是過分地沉浸在娛樂中，就會荒廢正業，消磨人精進的意志。

《中阿含經》卷 33，佛陀也說道：

居士子，若人喜伎樂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喜聞歌；二者、喜見舞；三者、喜往作樂；四者、喜見弄鈴；五者、喜拍兩手；六者、喜大聚會。居士子，若人喜伎樂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²⁰

這段經文中佛陀明確指出，若人喜伎樂者，當知有六災患。「若人」是指哪類人？佛陀說的是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的人。也就是說，一個人不努力工作，整天沉溺在伎樂中，音樂的性質與作用就會發生轉變。

另外，《雜阿含經》卷 9 也記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痴無聞凡夫，比丘，寧以火燒熱銅籌，以燒其目，令其熾燃，不以眼識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所以者何？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故，墮惡趣中，如沉鐵丸。愚痴無聞凡夫寧燒鐵錐，以鑽其耳，不以耳識取其聲相，取隨聲好。所以者何？耳識取聲相，取隨聲好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沉鐵丸。」²¹

20. 《中阿含經》卷 33，《中華大藏經》第 31 冊，頁 697 下 4。

21. 《雜阿含經》卷 9，《中華大藏經》第 32 冊，頁 718 下 16。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九期

佛陀告訴諸比丘，有些凡夫寧肯忍受將用火燒紅的鐵錐鑽其耳朵的痛苦，也不以耳識取聲相，帶來聲隨形之好。這裡的「聲相」是指一切聲音，意味執著於感官的享受必須警惕；因為凡夫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因此佛陀要告誡世人。

佛陀所說的世間音樂一般都有具體形態，包括世人使用的樂器，佛陀所說的音樂功能與作用也是針對普通人。對普通人而言，過於沉溺於音樂，是取執於外境。音樂儘管是通過耳朵獲取，但還是緣起妙有。如果明理佛法的人，能聽到妙有的音樂，能用音樂供養佛；相反，整日沉浸在靡靡之音，貪婪地享用音樂的人會墮入惡趣。

佛陀所說的佛國樂也是為世人而講，因為世人沒有去過佛國，不可能聽到佛國音樂，但是佛陀還是清晰地描述了佛國音樂的美好。儘管佛陀在講佛國樂時很少講到實際的音樂形態，但是從佛陀的描述中，世人能夠感受到佛國音樂的美好。

四、佛教音樂的人間性對後世的影響

佛教的音樂思想基本都貫穿在三藏十二部經典之中，無論是長行、重頌、孤起、譬喻都能找到有關論述音樂的內容。為了展現佛陀所講述的音樂，世人就根據佛經的記載進行具體的實踐，這些實踐的形式，為今天留下很多寶貴的佛教文化（音樂）的具體形式與內容。比如當今，佛教寺院演唱梵唄的形式就是用音聲供養佛的一種形式，《維摩詰所說經》卷下〈菩薩行品〉載：「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²² 這段經文所說的作佛事形式其實就是梵唄。

22.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中華大藏經》第15冊，頁860上9。

然而，梵唄的歷史是被截斷的，今天漢傳佛教寺院的梵唄與古印度的歌唄並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這是由於佛陀住世時用音樂供養佛的唱讚與漢語讀音的音調有所衝突，之後才產生了漢傳佛教的梵唄。這段歷史在梁代釋慧皎所著的《高僧傳》中有所記載：「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²³

儘管漢傳佛教的梵唄是中國化的梵唄，但是用音聲作佛事的形式是佛陀所授的，其作用就是用音聲供養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把音聲供養佛的作用與功德講得非常明確：「又舍利弗，若有菩薩常作音樂歌頌佛德，供養如來若塔形像，以是德本勸助學者：『願成佛時，百千伎樂不鼓自鳴，演八法音聞皆欣悅，開發道心悉獲正真。』」²⁴ 從當今佛教寺院在法會中所演唱梵唄的形式看，用音聲供養佛的形式至今依然存在，可見佛陀所針對的對象就是人，是人一代一代把音樂供養佛的形式繼承發展，佛教音樂對後世的影響顯然可見。

佛經中有關音樂的史料，在對世間音樂的描述中，很多都是直接講到音樂的具體形態，包括演唱形式與樂器，而這些描述成為後世美術作品創作的依據。比如《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的五言偈：「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箏篴，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²⁵ 這十句偈非常明確地講了具體的樂器名。「盡持以供養」

23. 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卷13，《中華大藏經》第61冊，頁458中11。

24.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卷上，《中華大藏經》第9冊，頁689中6。

25. 《佛說須賴經》，《中華大藏經》第20冊，頁583下4。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九期

是這段偈的核心，即用演奏（樂器）和演唱（歌唄）供養與頌佛。因為佛陀在世間說法，所以講述的均為世間的樂器，這也是佛教音樂的人間性體現。

佛教音樂的人間性還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壁畫、雕塑，這些描繪佛國音樂的美術作品也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瑰寶。中國的石窟中，有很多壁畫和雕塑描寫音樂供養佛的內容，而這些美術作品具體表現的音樂形態可以說都來自佛經。

圖 1 是莫高窟第 220 窟樂舞圖的局部，這是一支樂隊，壁畫是描寫東方淨琉璃世界的天樂。這幅壁畫損害比較嚴重，很多人物很模糊，但是通過仔細辨析，有些樂器還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主要有箜篌、簫、琵琶。可以發現壁畫中的這些樂器，都是《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佛陀所說的。

圖 2 是山西雲崗石窟的一幅樂隊演奏圖，從圖上方的一些飛天形象來看，這幅圖表現的也是佛國淨土常作天樂



箜篌
簫
琵琶
琴

圖 1



圖 2

的景象。圖中呈現了多種樂器，有琵琶、橫吹笛、簫、琴、鼓等，這些樂器也和《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的樂器相同。

在寫作本文過程中，本人曾到重慶大足石窟采風，在石窟的「觀無量壽經變」石刻中，也看到了描寫西方極樂世界音樂的情景。七位站立著演奏樂器的人物，手中的樂器有簫、笛、角、鼓、拍板，這些樂器基本都是佛陀《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所說到的樂器。

中國石窟的壁畫中有著很多樂舞圖，大多描寫宮廷樂舞，因為佛經的音樂史料所描寫的佛國音樂世人無法聽到，更無法看到，世人只能通過觀想，認為世間最好的音樂應該在宮廷，所以就把宮廷的樂舞畫到壁畫中，也就是用世間樂展現佛國樂。

通過壁畫與雕塑中音樂場景的描寫，基本可以找到中國民族樂器發展的歷史軌跡。佛經中所說到的樂器在壁畫與雕塑中都有呈現，也就是說，佛經所載的古印度樂器，也隨著佛教東傳而逐漸傳入中國，可見中國民族樂器中有很多是從古印度傳入的。佛經中牽涉樂器的內容是中國音樂歷史研究的一個依據，尤其是對於研究中國民族樂器歷史有著重要的作用。

石窟中的樂舞圖和有關音樂的雕塑作品是中國佛教文化的瑰寶，它們不僅是精湛的美術作品，還告知後人音樂發展的歷史，可以說，這也是佛教音樂的人間性對後世所產生的影響。

五、總結

佛教是非常重視音樂的，佛經中有著很多關於音樂的史料，這些音樂史料展示了佛教的音樂思想。在漢譯佛經中釋迦牟尼佛所講的音樂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為佛國音樂，也就是佛國淨土的音

樂。佛陀講述佛國音樂時沒有具體的音樂形態，基本上是描述音樂風格與音樂的情緒，比如《悲華經》卷1：「其佛世界常聞諸天伎樂音聲。彼諸眾鳥聲中，常出根、力、覺意妙法之音。諸樹枝葉相振作聲，過諸天人五樂之音。」²⁶ 此處佛陀用「妙法之音」來描述佛國的音樂。

釋迦牟尼佛也常講到世間的音樂，因為佛陀是在人間講法，講法的對象是人，即使是聲聞弟子，也是聽聞佛陀講法而悟道的人。佛陀講世間音樂時，往往會有具體的音樂形態，其中包括樂器，比如《善見毗婆沙律》卷6：「供養者，問曰：云何為供養？答曰：男女伎樂、琴瑟簫笛、箜篌琵琶，種種音聲，與諸知識而娛樂之。諸知識人方便慰喻令其心退，於五欲中食。」²⁷ 這段經文中，明確地講到了琴、瑟、簫、笛、箜篌、琵琶六種樂器。

佛經中所講的音樂，不管是佛國樂還是世間樂，都體現出人間性，即使講的是佛國樂，也是佛陀向世人描述佛國淨土的音樂。佛教音樂的人間性對後世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佛教文化、佛教藝術的產生都有著直接的關聯。當今寺院法會中演唱的梵唄就是用音聲供養佛的藝術形式，佛教石窟中的樂舞壁畫、雕塑，也都是世人根據佛陀所描繪的佛國淨土音樂觀想而創作的。

佛經中所講到的樂器，對今天研究樂器的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國敦煌莫高窟、雲崗石窟的壁畫和雕塑中出現的樂器，主要有琴、瑟、簫、笛、箜篌、琵琶、鼓、鐃、銅鈸等，這與漢譯佛教的音樂史料記載的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判斷，這些樂器是從古印度與佛教一同逐漸傳入，到了唐朝已經完全成為宮廷樂隊的主要

26. 《悲華經》卷1，《中華大藏經》第16冊，頁121中11。

27. 《善見毗婆沙律》卷6，《中華大藏經》第42冊，頁496上23。

樂器。漢譯佛經中佛陀沒有講到埙、笙、磬、二胡、揚琴等樂器，石窟的壁畫和雕塑中也沒有。在樂器發展的歷史中，埙、笙、磬是中國的本土樂器，二胡、揚琴則是沿著絲綢之路從波斯傳入。佛經中的音樂史料對中國民族樂器、民族音樂的研究，都具有極高的價值，這也是佛教音樂人間性所體現的作用，佛經中的音樂史料是活化石。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中說：「佛陀降誕在人間，成佛在人間，弘法利生在人間，三藏十二部經典等，都是為人而說。」²⁸ 星雲大師說得非常準確，佛陀所講的音樂也是為人而講。漢譯佛經中，音樂史料的人間性是非常有研究價值的，這對於了解佛教音樂，研究佛教音樂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漢譯佛經中音樂史料的學習，更加證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現實價值和意義。



28.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5月，頁142。